

农村文学读物丛书



中国作家协会农村读物工作委员会编

短篇小說

第一集

农村文学讀物丛书

短 篇 小 說

第 一 集

中国作家协会农村讀物工作委员会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封面設計：柳成蔭

短篇小說（第一集）

書號 1723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字數 178,000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張 $8\frac{1}{16}$ 插頁 7

196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50001—160000冊 定價(3)0.87元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开 篇 之 前

——向讀者交代几句话

这一套农村讀物丛书是专为农村讀者編印的，这里向我們的农村讀者說几句话。

先得說說，为甚么要編农村讀物丛书的短篇集？一共有几本？內容如何？

当代的长篇小说都出了单行本，無論去书店购买、向文化館圖書館借閱、在劳动之余閱讀，都很方便，人手一册就行了。短篇就不同，它們都分散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想选一批最需要、最精采又能适合自己口味的作品来讀，就不那末容易了。一則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多报纸刊物，二則即使有了也沒那么多時間篇篇流覽。尤其是过去发表过、今天仍很有意义的短篇，找来再重新讀讀就更不容易了。为了解决农村讀者这个困难，才編了这一套丛书。

現在是先出四本：三本是短篇小說集，一本是报告文学集。

短篇小說第一集側重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的斗争生活，包括土地改革；反对封建迷信及宗法制度，爭取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斗争；农村在革命斗争中的移風易俗、发揚新的社会風尚等內容。第二集側重反映几次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等时期的武装斗争。这两个集子，是从

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儿近二十年間的短篇小說中選出来的，有許多篇是中年讀者都能回忆得起来的好作品。第三集側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时期的生活。

另一本是报告文学集，所選入的大都是近两年的作品，战斗性、现实性很强。編选的时候既注意了作品的教育意义和讀者目前的迫切需要，也注意了文学性，使农村讀者反复讀几遍也还能有兴味。

这四本集子出版以后，准备每一年都陸續編选一二本，便于农村讀者讀到这一段时间里出現的好短篇。

編选这套丛书时，在内容和形式上注意了甚么？

一方面是，当前农村正在开展社会主义階級教育运动，我們想使这四本书成为配合这运动的形象化的、生动的讀物。广大农村讀者能从这几本书里得到革命历史的和今天现实的階級斗争教育，得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品质和劳动态度的教育。

又一方面是，在編选时特別注意到适合农村讀者的口味、爱好和欣賞习惯，努力做到使選入的作品在思想感情、語言和故事情节的穿插安排上具有民族化、群众化的特色。

此外，我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广大农村讀者中提倡經常来閱讀短篇小說和报告文学。

描写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說已經开始在农村中普及了，这是一个大好現象。短篇的普及在目前还不够。可是，在短篇小說里更能迅速地看到今天的斗争和建設生活、看到今天劳动群众在思想和精神面貌上的新变化，因之，对于教育鼓舞讀者投入当前火热斗争也会起到更直接一些的作用（当然是比較地說）。这

是一。

其二，正因为短篇的篇幅短，就更适合于农村读者在地头休息、歇晌、晚上睡眠前阅读。在农忙的时候读起短篇来花的时间少，不会增加疲劳。

因为短篇有这两项好处，所以这也成了编选这套丛书的一个动机。

最后，还要请农村读者都来参加编选和推广这套丛书的工作。

这四本书做为第一批差不多同时出版，农村读者们喜欢不喜欢？还应该增加哪些篇，减去哪些篇？希望踊跃地提意见。读者们在报刊上读到了好作品，认为应该选入以后的集子里的，也请告诉我们。这就是参加我们的编选工作了。

读完这几本集子的，请你们向朋友们推荐这套丛书。建立了读书小组的，请你们评议评议这套丛书。农村宣传工作的热心分子们，请你们选几篇故事性很强、便于讲述的，说给不识字的老年人和妇女听一听。这就是帮助了我们的推广工作了。

编者和读者的关系，应该是同志和朋友的关系，互相之间要有工作和意见上的交流。——这是写这《开篇之前》的目的，同时也做为我们对于农村读者的建议和希望。

中国作家协会农村读物工作委员会

1963年10月

目 次

李有才板話	赵树理 (1)
地板	赵树理 (44)
村仇	馬 烽 (50)
半夜鸡叫	高玉宝 (75)
正月	孙 犁 (79)
我的两家房东	康 濯 (88)
登記	赵树理 (109)
春大姐	刘 真 (137)
春种秋收	康 濯 (172)
傅家宝	赵树理 (202)
卫生组长	葛 洛 (217)
三走严庄	茹志鵑 (228)

李有才板話

趙樹理

一 書名的來歷

閻家山有個李有才，外號叫“氣不死”。

這人現在有五十多歲，沒有地，給村里人放牛，夏秋兩季捎帶看守村里的莊稼。他只是一身一口，沒有家眷。他常好說兩句開心話，說是“吃飽了一家不餓，鎖住門也不怕餓死小板凳”。村東頭的老槐樹底有一孔土窯還有三畝地，是他爹給留下的，後來把地押給閻恒元，土窯就成了他的全部產業。

閻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村西頭是磚樓房，中間是平房，東頭的老槐樹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窯。地勢看來也還平，可是從房頂上看起來，從西到東卻是一道斜坡。西頭住的都是姓閻的；中間也有姓閻的也有雜姓，不過都是些在地戶；只有東頭特別，外來的開荒的占一半，日子過倒霉了的雜姓，也差不多占一半，姓閻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產賣了房子才搬來的。

李有才常說：“老槐樹底的人只有兩輩——一個‘老’字輩，一個‘小’字輩。”這話也只是取笑：他說的“老”字輩，就是說外來的開荒的，因為這些人的名字除了閻長派差派款在條子上開一下以外，別的人很少留意，人叫起來只是把他們的姓上邊加個

“老”字，象老陈、老秦、老常……等。他說的“小”字輩，就是其余的本地人，因为这地方人起乳名，常把前边加个“小”字，象小順、小保……等。可是西头那些大戶人家，都用的是官名，有乳名別人也不敢叫——比方老村长閻恒元乳名叫“小園”，別人对上人家不只不敢叫“小園”，就是該說“谷園”也只得說成“谷仓”，誰还好意思說出“園”字来？一到了老槐树底，風俗大变，活八十岁也只能叫小什么，小什么，你就起上个官名也使不出去——比方陈小元前几年請柿子洼老先生給起了个官名叫“陈万昌”，回来虽然請閻长在閻賬上改过了，可是老村长看賬时候想不起这“陈万昌”是誰，問了一下閻长，仍然提起笔来給他改成陈小元。因为有这种关系，老槐树底的本地人，終于还都是“小”字輩。李有才自己，也只能算“小”字輩人，不过他父母是大名府人，起乳名不用“小”字，所以从小就把他叫成“有才”。

在老槐树底，李有才是大家欢迎的人物，每天晚上吃飯时候，沒有他就不熱鬧。他会說开心話，虽是几句平常話，从他口里說出来就能引得大家笑个不休。他还有个特別本領是編歌子，不論村里发生件什么事，有个什么特別人，他都能編一大套，念起来特別順口。这种歌，在閻家山一带叫“圪溜嘴”，官話叫“快板”。

比方說：西头老戶主閻恒元，在抗战以前年年連任村长，有一年改选时候，李有才給他編了一段快板道：

村长閻恒元，一手遮住天，
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
年年要投票，嘴說是改选，
选来又选去，还是閻恒元。

不如弄块板，刻个大名片，
每逢該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写，年年不用換，
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烂。

恒元的孩子是本村的小学教員，名叫家祥，一九三〇年在县里的簡易师范毕业。这人的象貌不大好看，臉象个葫芦瓢子，說一句話眯十来次眼皮。不过人不可以貌取，你不要以为他没出息，其实一肚骯髒計，誰跟他共事也得吃他的亏。李有才也給他編过一段快板道：

鬼眯眼，閻家祥，
眼睫毛，二寸长，
大腮蛋，塌鼻梁，
說句話儿眼皮忙。
两眼一忽閃，
肚里有主張，
強占三分理，
总要沾些光。
便宜占不足，
气得臉皮黃，
眼一挤，嘴一張，
好象母猪打哼哼！

象这些快板，李有才差不多每天要編，一方面是他編慣了觉着口順，另一方面是老槐树底的年輕人吃飯时候常要他念些新的，因此他就越編越多。他的新快板一念出来，东头的年輕人不用一天就都傳遍了，可是想傳到西头就不十分容易。西头的人

不論老少，沒事总不到老槐树底来閑坐，小孩們偶尔去老槐树底玩一玩，大人知道了往往罵道：“下流东西！明天就要叫你到老槐树底去住啦！”有这层隔閡，有才的快板就很不容易傳到西头。

抗战以来，閤家山有許多变化，李有才也就跟着这些变化作了些新快板，又因为作快板遭过难。我想把这些变化談一談，把他在这些变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几段，給大家看看解个悶，結果就写成这本小书。

作詩的人，叫“詩人”；說作詩的話，叫“詩話”。李有才作出的歌，不是“詩”，明明叫做“快板”，因此不能算“詩人”，只能算“板人”。这本小书既然是說他作快板的話，所以叫做《李有才板話》。

二 有才窑里的晚会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窑，說也好笑，三面看来有三变，門朝南开，靠西墙正中有个炕，炕的两头还都留着五尺长短的地面。前边靠門这一头，盘了个小灶，还摆着些水缸、菜瓮、鍋、匙、碗、碟；靠后墙摆着些筐子、籬头，里面装的是村里人送給他的核桃、柿子（因为他是看庄稼的，大家才給他送这些）；正炕后墙上，就炕那么高，打了个半截套窑，可以鋪半条席子；因此你要一进門看正面，好象个小山果店；扭轉头看西边，好象石菩薩的神龕；回头来看窗下，又好象小村子里的小飯鋪。

到了冷冻天气，有才好象一炉火——只要他一回来，爱取笑的人們就圍到他这土窑里来閑談，談起話来也沒有什么題目，扯到哪里算哪里。这年正月二十五日，有才吃罢晚飯，邻家的青年

后生小福，領着他的表兄就開門走進來。有才見有人來了，就點起牆上掛的麻油燈。小福先向他表兄介紹道：“這就是我們這裏的有才叔！”有才在套窩里坐着，先讓他們坐到炕上，就向小福道：“這是哪里的客？”小福道：“是我表兄！柿子洼的！”他表兄雖然年輕，却很精干，就謙虛道：“不算客，不算客！我是十六晚上在這里看戲，見你老叔唱焦光普唱的那樣好，想來領領教！”有才笑了一笑又問道：“你村的戲今年怎么不唱了？”小福的表兄道：“早了賃不下箱，明天才能唱！”有才見他說起唱戲，勁上來了，就不客氣的講起來。他講：“這焦光普，雖說是個丑，可是個大腳色，唱就得唱出勁來！”說着就舉起他的旱烟袋算馬鞭子，下邊雖然坐着，上邊就掄打起來，一邊掄着一邊道：“一出場：當當當當當令×令當令×令……當令×各拉打打當！”他煞住第一段家伙，正預備接着打，門“拍”一聲開了，走進來個小順，拿着兩個軟米糕道：“慢着老叔！防備着把鑼打破了！”說着走到炕邊把胳膊往套窩里一展道：“老叔！我爹請你嚐嚐我們的糕！”（陰曆正月二十五，此地有個節叫“添倉”，吃黍米糕）有才一邊接着一邊謙讓道：“你們自己吃吧！今天煮的都不多！”說着接過去，隨便讓了讓大家，就吃起來。小順坐到炕上道：“不多吧總不能象啟昌老婆，過個添倉，派給人家小旦兩個糕！”小福道：“雇不起長工不雇吧，雇得起管不起吃？”有才道：“啟昌也還罷了，老婆不是東西！”小福的表兄問道：“哪個小旦？就是唱國舅爺那個？”小福道：“對！老得貴的孩子給啟昌住長工。”小順道：“那么可比他爹那人強一百二十分！”有才道：“那还用說？”小福的表兄悄悄問小福道：“老得貴怎么？”他雖說得很低，却被小順聽見了，小順道：“那是有歌的！”接着就念道：

張得貴，真好漢，
跟着恆元舌頭轉：
恆元說個“長”，
得貴說“不短”；
恆元說個“方”，
得貴說“不圓”；
恆元說“砂鍋能搗蒜”，
得貴就說“打不爛”；
恆元說“公雞能下蛋”，
得貴就說“亲眼見”。
要干啥，就能干，
只要恆元嘴動彈！

他把這段快板念完，小福聽慣了，不很笑。他表兄却嘻嘻哈哈笑個不了。

小順道：“你笑什麼？得貴的好事多着哩！那是我們村里有名的吃烙餅幹部。”小福的表兄道：“還是幹部啦？”小順道：“農會主席！官也不小。”小福的表兄道：“怎麼說是吃烙餅幹部？”小順說：“這村跟別處不同：誰有個事到公所說說，先得十幾斤面五斤豬肉，在場的每人一斤面烙餅，一大碗菜，吃了才說理。得貴領一份烙餅，總得把每一張烙餅都挑過。”小福的表兄道：“我們村里早二三年前說事就不興吃喝了。”小順道：“人家哪一村也不行了，就這村怪！這都是老恆元的古規。老恆元今天得個病死了，明天管保就吃不成了。”

正說着，又來了幾個人：老秦^①、小元、小明、小保。一進門，

^① 即小福的爹。

小元喊道：“大事情！大事情！”有才忙道：“什么？什么？”小明答道：“老哥！喜富的村长撤差了！”小順从炕上往地下一跳道：“真的？再唱三天戏！”小福道：“我也算数！”有才道：“还有今天？我当他这飯碗是铁箍箍住了！誰說的？”小元道：“真的！章工作員来了，带着公事！”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你村人跟喜富的仇气就这么大？”小順道：“那也是有歌的：

一只虎，閻喜富，
吃吃喝喝有来路；
当过兵，卖过土，
又偷牲口又放賭，
当牙行，卖寡妇……
什么事情都敢做。
惹下他，防不住，
人人見了滿招呼！

你看仇恨大不大？”小福的表兄听罢才笑了一声，小明又拦住告訴他道：“柿子洼客你是不知道！他念的那还是說从前，抗战以后这东西趁着兵荒馬乱搶了个村长，就更了不得了，有恒元那老不死給他撑腰，就沒有他干不出来的事，屁大点事弄到公所，也是桌面上吃飯，袖筒里过錢，錢淹不住心，說捆就捆，說打就打，說教誰傾家敗产誰就沒法治。逼得人家破了产，老恒元管‘賤錢二百’，买房买地。老槐树底这些人，进了村公所，誰也不敢走到桌边。三天两头出款，誰敢問問人家派的是什麼錢；人家姓閻的一年四季也不見走一回差，有差事都派到老槐树底，誰不是荒着地給人家支？……你是不知道，坏透了坏透了！”有才低声問道：“为什么事撤了的？”小保道：“这可还不知道，大概是县里調查出

来的吧？”有才道：“光撤了差放在村里还是大害，什么时候毁了他才能算干净，可不知道县里还办他不办？”小保道：“只要把他弄下台，攻他的人可多啦！”

远远有人喊道：“明天到庙里选村长啦，十八岁以上的人都得去……”一連声叫喊，声音越来越近，小福听出来了，便向大家道：“是得贵！还听不懂他那贱嗓？”进来了，就是得贵。他一进来，除了有才是主人，随便打了个招呼，其余的人都没有说话，小福小顺彼此挤了挤眼。得贵道：“这里倒热闹！省得我跑！明天选村长啦，凡年满十八岁者都去！”又把嗓子放得低低的：“老村长的意思叫选广聚！谁不在这里，你们碰上告诉给他们一声！”说着抽身就走了，他才一出门，小顺抢着道：“吃烙饼去吧！”小元道：“吃屁吧！章工作员还在这里住着啦，饼恐怕烙不成！”老秦埋怨道：“人家听见了！”小元道：“怕什么？就是故意叫他听啦。”小保道：“他也学会打官腔了：‘凡年满十八岁者’……”小顺道：“还有‘老村长的意思’。”小福道：“假大头这回要变真大头啦呀！”小福的表兄向小福道：“谁是假大头？”小顺抢着道：“这也有歌：

刘广聚，假大头；
一心要当人物头，
抱粗腿，借势头，
拜认恆元千老头。
大小事，强出头，
说起话来歪着头。
从西头，到东头，
放不下广聚这颗头。

一念歌你就清楚了。”小福的表兄觉着很奇怪，也没有顾上笑，又問道：“怎么你村有这么多的歌？”小順道：“提起西头的人来，没有一个沒歌的，連那一个女人臉上有麻子都有歌。不只是人，每出一件新事，隔不了一天就有歌出来了。”又指着有才道：“有我們这位老叔，你想听歌很容易！要多少有多少！”

小元道：“我看咱們也不用管他‘老村长的意思’不意思，明天偏給他放个冷炮，攬上一伙人选別人，偏不选广聚！”老秦道：“不妥不妥，指望咱老槐树底人誰得罪起老恒元？他說选广聚就选广聚，瞎惹那些气有什么好处？”小元道：“你这老汉真見不得事！只怕柿叶掉下来碰破你的头，你不敢得罪人家，也还不是照样替人家支差出款？”老秦这人有点古怪，只要年輕人一发脾气，他就不說話了。小保向小元道：“你說得对，这一回真是該扭扭勁，要是再选上个广聚还不是仍出不了恒元老家伙的手嗎？依我說咱們老槐树底的人这回就出出头，就是办不好也比搓在他們脚板底强得多！”小保这么一說，大家都同意，只是决定不了該选誰好。依小元說，小保就可以办；老陈觉得要是选小明，票数会更多一些；小明却說在大場面上說个話还是小元有两下子。李有才道：“我說个公道話吧：要是选小明老弟，保管票数最多，可是他老弟恐怕不能办；他这人太好，太直，跟人家老恒元那伙人斗个什么事恐怕沒有人家的心眼多。小保領过几年羊^①。在外边走的地方也不少，又能写能算，办倒沒有什么办不了，只是他一家五六口子全靠他一个人吃飯，真也有点顾不上。依我說，小元可以办，小保可以帮他記一記賬，写个什么公事……”这个意見大家贊成了。小保向大家道：“要那样咱們出去給他活动活动！”小

① 就是当羊經理。

順道：“对！宣傳宣傳！”說着就都往外走。老秦着了急，叫住小福道：“小福！你跟人家逞什么能？給我回去！”小順拉着小福道：“走吧走吧！”又回头向老秦道：“不怕！丟了你小福我包賠！”說了就把小福拉上走了。老秦趕緊追出來連聲喊叫，也沒有叫住，只好領上外甥^①回去睡覺。

窩里丟下有才一個人，也就睡了。

三 打 虎

第二天吃過早飯，李有才放出牛來預備往山坡上送，小順攔住他道：“老叔你不要走了！多一票算一票！今天還許弄成，已經給小元弄到四十多票了。”有才道：“誤不了！我把牛送到椒洼就回來。這時候又不怕吃了誰的莊稼！章工作員開會，一講話還不是一大晌？誤不了！”小順道：“這一回是選舉會，又不是講話會。”有才道：“知道！不論什麼會，他在開頭總要講幾句‘重要性’啦，‘什麼的意義及其價值’啦，光他讲讲這些我就回來了！”小順道：“那你去吧！可不要叫誤了！”說着就往廟里去了。

廟里還跟平常開會一樣，章工作員、各幹部坐在拜廳上，群眾站在院里，不同的只是因為喜富撤了差，大家要看看他還威風不威風，所以人來得特別多。

不大一會，人到齊了，喜富這次當最後一回主席。他雖然沉着氣，可是嗓子究竟有點不自然，說了幾句客氣話，就請章工作員講話，章工作員這次也跟從前說話不同了，也沒有講什麼“意義”與“重要性”，直截了當說道：“這裡的村長，犯了一些錯誤，上

① 小福的表兄。